



美丽的南方

陆地

美丽的南方

陆地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簡 明

这本小说写的是建国初期广西某僮、汉民族杂居地区进行土改斗争的故事。

作品反映了世代在封建罪恶制度下度着灾难和贫穷的岁月的农民，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坚决向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勇敢的斗争，写出了他们的觉悟和成长过程；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土改工作团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在与农民同甘共苦的生活中，以及在斗争风暴的锻炼和考验下所经历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变化和改造。

中南地区土改斗争的历史情况，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较细致和真实的反映。

封面画：溪 水

美 丽 的 南 方

书号 145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22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9}{16}$ 插页 2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54001—152000 册 定价 (8) 0.98 元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大前天刮了一陣北風，把冬天刮來了。這兩天，整天見不到太陽，在這山村里，不是老公雞的叫喚，就分不清午前和午後。看“牛輪”的往往誤了時刻，晌午了還不見敲梆子送牛上山。

天一陰下來，冷風就是作弄人，到處都冷颼颼的。有時空中飄着牛毛一樣的雨霧，風大一點給刮跑了，風一靜，這些雨絲就在樹葉、草堆、牛背落下，積成一層濕濕的茸毛，樹枝子上的蜘蛛網成了銀色的網罩，遠山和樹林罩着輕紗似的煙霧，老不見消散。

在這樣的季節，這樣的天气，閑着沒下地上山的農民，也許是沒柴火燒，也許是嫌寂寞，都不肯在冰涼的屋里待，常常來到村邊，找個背風地方，撿些枯干的樹枝燒起火堆，幾個人圍攏來取暖、閑談，消磨他們的冬日。

今天雨霧沒有了，太陽卻不肯露面，北風在搖動着樹梢，池塘掀起輕輕的漣漪。

現在，篤篤的梆聲響了一陣，牛群一個一個地走出村口來了。看牛的人，披件蓑衣，提起裝稀粥的竹筒，在牛群後面吆喝着。小牛犢歡天喜地的繞着母牛旁邊蹦跳，一下子找它小同伴頂頂頭，一下子又跑回來，竄到母牛腹下吃兩口奶，然後哐一聲跑開去。

平日，这时候，小孩們都提着糞箕跟在牛屁股后面搶着撿牛糞。今天天气冷了些，沒見有小孩出来。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拿着糞箕慢吞吞地来了，不急不忙地拾着路边还冒热气的牛糞。糞太多了，糞箕装不完。他折下路边的树枝子往牛糞上先插个标，表示有了主，回头来再把它弄到糞堆去。

他把牛糞撿好了，順便在村边巡游，撿些零星的猪糞。猪糞很有限，撿了半天，半个糞箕都不滿。冷風越来越侵襲着他，清鼻涕总是止不住的往外流，心里却挺窩火，想找个地方歇一会散散心。

村头，有好几个人在快干到底了的魚塘的圍堤下，燒着树枝烤火。他們看到撿糞的人远远的来了。有人就說：

“你們猜，那人是誰？”

“悶葫芦嘛。”一个麻臉的瘦高个說。

“不是，不是。”一个小伙子心急口快的搶着說了。

“你两个打賭好不好。”这人戴着一頂新的鴨舌帽，心事沉重，不耐煩似的插了一句。

“好。如果是韦廷忠就怎样？賭什么？”麻臉的瘦高个不服气的說，但急得不等人答腔就大声嚷道：

“廷忠，悶葫——”

麻臉的瘦高个轉过头去对撿糞的人喊叫的时候，小伙子撿到一顆豆子大的石子往他衣領放下，他頸子一縮，把話咽住了。

“馬仔，你搞什么鬼！”麻臉的瘦高个站起来，抖抖衣服，石子掉下来了。他拿小石子正要給馬仔报复，馬仔却跑开两步，見他把石头往火里丢了，才又坐回原地方来。麻臉的人严重地对着馬仔說：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惹起老子生了气，可——”

“算了吧。”戴鴨舌帽的人不耐煩地把別人的話給堵住了。

給人叫做“悶葫蘆”的廷忠來到火堆近邊，看了看這幾個人，遲疑遲疑地把糞箕放在一邊，擠進大家稍為讓出的空位子蹲下，順手拉過旁邊的斷磚頭往屁股下墊着。他今天更是悶聲悶氣，不哼不响的，伸兩把手掌往火上烤了烤，用手背抹一下鼻子。麻臉的人望了望他說道：

“你怎么啦？跟这个天似的，又不晴又不雨的？”

對方仍旧是不作聲。

過一會，那位戴鴨舌帽的馬殿邦問：

“昨晚听嬌娘說，你們今早要去搬茅草，这时候还不去？”

“她愛去，自己去。”廷忠一句話把別人的口都給堵了，很不願拉扯這不愉快的話頭。

原來是廷忠他家，割下兩三車茅草在山上，照他的意思是打算用挑担挑回來的。他老婆却嫌一担一担往回挑太費事，要他去跟旁人借輛牛車來拉兩趟就拉完了。廷忠素性是寧願自己吃點苦，也不肯向人賒借的人，為這事跟老婆不對勁，兩口子又頂了嘴，茅草也不去挑了。現在還是一肚子悶氣。

麻子同相命的先生似的，端量了廷忠一番，然後鄭重其事地說道：“你們兩口子老是好兩天，壞兩天，結婚時沒請先生合過命吧？准是一個火命，一個水命，水火相克！”

“你們兩個是什麼命？”廷忠頂了麻子一句。

“我？”麻子不禁紅了臉。接着說道：“我們是請先生算過命的嘅，我是火，她是木……”

“那，怎麼也合不來呢？是火不夠勁燒不着濕木頭吧？”小伙子馬仔對麻子打趣地問。

“我們吵嘴，不是為別的，只為少了一樣東西。”麻子說。

“什麼東西？”馬仔興趣勃勃地緊追著問。

“不是錢，就是銀紙。”

“是呀！則豐講的不錯，有錢能使鬼推磨。”戴鴨舌帽的人這才又搭上一句。

“殷邦四叔，你家今年的花生收的可不少呵，兩頭豬又是那樣肥大，年三十晚就不愁了吧？”這位叫農則豐的麻子問。

“也不易呵！老人說的，‘冬過就年，講過就錢’，這幾天也還发愁呢，新年姑爺來拜年，還不得買它一二百斤糯米，做這做那的。”

“反正蛇大洞大。有錢人過年，又是酒又是肉，沒錢的人喝兩碗粥，睡一覺，不也是過了一年。”

韋廷忠感傷地帶點不平的口氣說：“能安穩地睡一覺當然不錯了。要是欠上債，想睡也不行哩，還不是要躲到雞叫才能回。”

“今年我看沒哪個地主敢三十晚上門來拔鍋了！”農則豐半擔心半自慰地說。

馬仔說：“不敢？我看覃家老爺現在還是瞪着三角眼瞅人，威風還沒勁哩。”

他們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語東拉西扯地閑談，不覺火勢慢慢減弱了。馬仔拾起柴頭往火堆上放，柴火濕，冒着泡沫，火堆冒起一股濃煙，風輕輕掠過，把煙都往農則豐這邊吹。韋廷忠歪過頸子往火上吹了几口氣，却吹不出火焰來。

“媽的，這風真搗亂！老往我這邊吹。”農則豐脫下他那頂破了有銅錢那么大洞眼的毡帽使勁地搵着。

“你這家伙，專往我這邊搵！”馬仔一邊抗議，一邊把頭躲

到后面去。

“一点点烟有什么关系嘛。人說，受得住烟气才养得鸡鴨呢！”馬殿邦坐在背風的方向，抱着膝盖悠閑地說。

“你总是离不了風水鬼神的話。我就不怕烟，可是每年一片鸡毛也見不到。”韦廷忠又擤一下鼻子。

农則丰使勁地擤着，好象是跟火賭气似的。

“得啦，沒了木柴，你再擤也擤不出火来的！”馬殿邦言外之意是說：“去檢些柴火来添吧。”

“馬俊，后生仔勤快点，檢柴火去！”农則丰把帽子戴上，用胳膊推一推旁边的馬仔。

“你为什么不去？你人也不老嘛，倒学起老爷来啦！”

“去吧！”

“去吧！”

“我去！”韦廷忠看他两人互相推了半天，都不願动，忍不住說道，随即起身走了。

“呵！这才是——”馬仔一边說，一边伸手去把韦廷忠垫坐的磚头拿来垫高自己的坐磴。

馬殿邦对这位堂侄瞪了一眼，对方不觉紅了小半臉，不好意思起来。

馬殿邦看着韦廷忠走到堤岸下的灌木丛去了，自己喃喃道：

“廷忠是个老好人！”

农則丰接着說：“好人有什么用，‘人直人穷，木直木穿空。’这世界好人就要吃亏。”

“不能这样說。一个人沒修阴功，是得不到好报的。”

“什么阴功不阴功。覃俊三害了多少人，現在也还比我們

好过。”

“还說呢，你这两天沒听說，快來土改隊了嘛？人說：這趟再來工作隊就徹底了。”

“什麼徹底？”馬仔很感興趣地問。

“要徹底不容易呵，几十年的底子，同這張魚塘似的，捉一两回就能把魚捉淨啦？”

农則丰這一說，大家都跟着看這張已經淺下去的魚塘。塘里銅綠似的水面，有三五只紅冠的西洋鴨子，時時用頭窺下水去尋食，尾巴往上直豎起來；塘中間放着几根樹枝給魚投宿。

大家沉默了。

風輕輕掠過，竹叢發出軋軋的聲音，鴨子呷呷地叫起來，馬仔伸一伸發麻的膝蓋，只有他一個臉上烤得紅紅的，像才出土的紅薯。則丰張開嘴巴打了一個呵欠，輕輕地對着戴鴨舌帽的問：“四叔，你聽到什麼新聞吧？”

“就是聽到嘛，听說這趟土地改革，真是要共產了，什麼都得充公，我正愁呢。”

“什麼都充公？不會吧，不就是分田嗎？”

“單只分田倒還是——”

“難道老婆也充公？我不信。”

“老婆也充公，那才有戲唱哪！”馬仔蠻有興趣地說。

馬殿邦卻不做聲，臉色同這天氣似的顯得頂忧愁。

正在他們都沒有留意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来到火堆旁边。他拿着撈虾的网罩，腰上别一只竹籠，头戴一頂沒帽檐的軍帽，帽边边一层油膩膩的污垢挺显眼。他那細小而發皺的臉，好像給霜打落在地上的茄子，几根胡子像田里割剩的禾草，散乱地长在他嘴唇上面。他見到火，跟小孩見到糖似

的，赶紧放下网罩，往火旁蹲下，用手抓起快烧完的木头撥灰。他的手和脚都叫冷風吹得发紫了。

“你們真懶呀！火都快灭了，不去撿点柴添上，烤北風吧。”老头对大家說。

这老头叫赵德誠，排行老三，乡邻們都叫他赵三伯。他有三个儿子。三小子前年参加清匪反霸工作結束之后就要求参军去了。老人家的生活靠老大老二两家輪流供养。老大开豆腐房，每年靠卖两趟猪，生活还过得去。老二有田有牛，年成好也能够吃喝。只是两个媳妇都挺会計算，誰也不願养这位已經不能劳动的公公，輪到他在哪一家吃喝，哪一家的儿媳妇常常是指猫罵狗的。老头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装着沒看見。他虽然不能干重活了，但是劳动慣了，白呆不住，他要老二給买了四只母鴨来养，每天当作消遣似的，到附近的水洼去捞些魚虾来喂。平日母鴨下的蛋他一个一个地把它存起来，每逢圩日就拿十来八个的去圩場卖，給自己換回一小壶酒，另外就給孙子們带回些糖果。

“有人找去了。你可別把人家的座位占了呵。”农則丰說。

“誰的坐位？”赵三伯問。

“看，不是来了嗎？”

“呵，廷忠。就是他比你們勤快。”

“三伯今天捞多少？呵，不少。鯽魚也給你抓到两条，不，三条！”

馬仔把头凑到竹籠口去探了探，把竹籠搖了搖。

韦廷忠抱回一大捆干枯的树枝和竹根，往火堆上架起来。一会，升起火焰，火星辟辟拍拍往四下飞溅。

“廷忠，是你的座位，坐。”赵三伯让开地方来。

“三伯坐吧！你受冷了吧，快烤暖和暖和，今天格外冷呵。”
韦廷忠說，勉强挤进来蹲下。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正是冷的时候呢。宁願这时候多冷点吧，要不，来年打春时候再冷，耽誤下种可就糟了。”

“是呀，要是打春时候冷的厉害了，还怕冻死牛呢。”

“三伯，你看明年的历书怎么讲？”韦廷忠問。

“历书嘛，說是明年雨水倒是不缺，就是虫多，牲畜也不旺。”

“你看那么多年的历书，灵驗过沒有？”农則丰怕对方听不清，特別提高嗓子叫喚。

赵三伯觉得对方頂撞了他，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說道：
“你要怎么灵法？你手头数錢还会錯呢。”

农則丰紅了小半臉，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小馬还望他作鬼臉。

他們就这样談一陣，又停一陣地，各人都有各人要想的心事。不多一会，上山打茅的、到田里挖荸薺、花生的人，有的挑着茅草，有的赶着牛車，也有挑着籬筐的，陆陸續續回村来了；往河边去的路上，姑娘和媳妇們开始出来挑水，洗菜。

“时候不早了吧？”

經過大家沉默一会之后，馬殿邦恍惚地問一声。

“是不早了，我肚子就是时辰钟，它开始叫了。”农則丰又張开大嘴巴，打了个呵欠。

“聊天是最費工夫了！”廷忠說。好像后悔来这地方呆了半天，耽誤了自己的正經活。

“讲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故事。”赵三伯說。

“什么故事？給我們讲来听听。”馬仔搶着說道。

“从前，”赵三伯說。“不記得什么朝什么代了，反正有那么一个专靠割草卖过活的人。一天，也是这样的坏天气，見不到日头，他老哥割草去了，遇上一个牧鴨的人，他的一群鴨子在剛割完了稻子的田里寻食，自己沒事干，披件蓑衣蹲在田头打吨。割草的来了，两人算是找到了伙伴，大家就找火抽烟，聊了起来。一个那样爱讲，一个那样爱听。紙烟卷了一支又一支，故事讲了一段又一段。最后，看鴨子的見鴨子已經吃得飽了，准备往回赶的时候，割草的人才发觉自己的两只筐子是空的，正想要开始割草，觉得肚子餓的不行了。”

“三伯的故事可不少。”

“你們誰是割草的人呀？”馬仔說着，猛然想起什么事，站起来要走。

“馬仔，走啦？看，銀英出来了！”农則丰指一指村口的路上。

那里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挑着水桶往河边走。

馬仔給則丰这样一提，不好意思馬上走过去同銀英碰头，又要坐下来，則丰却把他坐的磚头抽掉，馬仔坐下时落了个空，屁股坐到地上，脚趾一撑，把火炭踢散了一地，馬殿邦的鴨舌帽和赵三伯怀里扎的腰带，都落了小火炭，一股炭灰往大家臉上飞扑。

“你們都沒有个正經的，尽鬧。”馬殿邦赶紧打下帽上的炭火，站了起来，打算要走了。

“这样好的火不好好的烤，多可惜！”赵三伯把柴头又架起来，伸着个頸子去吹火。

“我来吹，三伯！”廷忠見赵三伯气不够使，自己接过来吹了几口，火又燃起来，升起小小的火苗。

突然，村头的路上有个四十来岁的妇人，連走帶跑地来了。神情很緊張，头巾落在肩上，衣服落滿了米糠，喘着气，要哭无泪地对着大家恳求道：

“伯伯，叔叔，我的老母牛掉下山岩去跌死了。求求叔叔伯伯去帮忙扛回来吧！”

大伙見她这样伤悲，一时也都楞住了。

“那样大的母牛！快下仔了是不是？——”則丰朝着妇人問。

“是呀！老天爷真沒了眼睛，单单来找我作对。”

这妇人长得有男人高大，鬢发跟眉毛都修得挺齐整，臉面、嘴唇、鼻子长得調和勻整，讲话时，眼光总是灵活地盯着对方，仿佛是叫你有什么心事也瞞不过她似的。她丈夫叫苏哲，在二十五年前就給反动政府杀害了。二十多年来她一个人帶着一个七八岁的儿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过着孤儿寡妇的生活。儿子苏新在解放前一年叫反动政府抓了壮丁出去，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哎！”赵三伯看了妇人一眼，表示无限的同情，但又觉无能为力。

廷忠听了苏嫂不幸的消息，表示无限的关心，話也沒說。

“那末大的母牛，怎么扛得动？”农則丰感到困难重重，显得犹豫。

“远亲不如近邻，誰有为难事，隔離邻舍帮帮忙是應該的，反正力气是使不完的。只是碰巧，我家的米沒了，正要到水磨去挑回来才能下鍋呢，没办法。”馬殿邦一边說，一边拔腿就要走。

“我才篩淨了两三斗，留过年吃的，今晚先拿我的煮一餐

吧。明天再——”苏嫂說。

“不，不。我的米前天就磨出来了，放着不去取，碍人家的地方，看水磨的丁老桂叫今天一定得去挑回。真对不起你，苏嫂！”馬殿邦走了。

“牛跌到什么地方？”韦廷忠異常关心地問。

“呵，廷忠，你帮苏嫂找两个人去一趟吧！哎！”赵三伯忽然带着满怀希望，看着韦廷忠說。

“看牛輪的托人回来說：跌进‘羊谷’去了。”

“那，更难弄出来。”

“反正牛死了，不一定把它整只扛回吧。我看，再找几个人，带刀带木棒和籊筐去，剥开皮破了肚，把肉和皮拿回就成了。”韦廷忠望着苏嫂說。

“也行，由你們帮我出主意去吧。只是牛肚子的仔好大了，丢了可惜，拿回不是能吃么？”

“何止能吃，还是补品哪！”赵三伯說。“牛是跌死的，不是得的瘟病，牛下水也不要丢了，拿回来大家还得吃一頓。”

“对罗。則丰兄弟你也去一个。”

“我也还有活沒做完呢。”

“現在天都快黑了，还能做什么工。去帮弄回来，我去打壶酒給大家准备着。”

“对罗，去吧。”赵三伯又催一句。

“我不喝酒也去。”馬仔說，系系褲带。

“去就快走，找人、找家伙去。”韦廷忠把鞋后跟穿上，招呼馬仔同苏嫂往村里走。

“我也去吧。”农則丰說一声，跟廷忠一起走了。

赵三伯見火还旺，舍不得离开，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

老鴉飛回了樹上，村里升起藍色的炊煙。看鴨群的也把鴨趕回了。河邊傳來空隆隆的水磨聲。

趙三伯伏在膝蓋上打盹，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福生來找他爸爸，才把他叫醒了。

“伯爺，我爸爸不在這嗎？”福生一邊拿起支蘆葦點燃着火，一邊問。

“誰是你爸爸？”趙三伯揉揉眼睛，沒認清是誰的小孩。

福生疑惑地瞅着他，也不回答，只管吹蘆葦的火玩。趙三伯細看了他才說：

“呵！廷忠的小孩。你爸爸幫人家扛牛去了。”

“牛不會走嗎？扛它什麼呀？”福生問。

“牛太冷啦，腳發麻啦，走不動啦。”

“我的腳為什麼不麻呢？”

“你不懂。福生，我問你，你爸爸同媽媽打不吵架？”

“吵嘴，不吵架。”

趙三伯認真地端量福生的面相，又疑惑又納悶：

“這孩子象誰呢？爸爸媽媽都不象。”

福生自己點燃着蘆葦玩，不理睬趙三伯了。

“哎！”趙三伯搖搖頭感慨地嘆口氣。心想：“為富不仁，這話不錯呀，覃俊三真沒陰功。”

這時，村頭有人叫喊誰的名字，可是頂着風，聽不清。一會，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婦女來了。人還沒到，光聽到她尖嗓子喊：

“福生，叫我快把喉嚨喊啞了，你也沒聽見。我叫你干什么來的？”

她手上拿着一根細細的柳枝，要鞭打小孩似的。但她並沒

举手，直盯着福生，等他回答。这妇女长的细瘦而单薄，圆圆的脸，脸上有点雀斑，怀着五六个月的孩子了，肚子已经挺得很显眼。

“爸爸不在这，找不见他。”

“你不能到别处去找吗？真是叫猫去取火，见了火就忘了回了。”

“爸爸扛牛去了。”福生说。

“什么？”

福生不做声。

赵三伯说：“大娘，你不知道，苏嫂的母牛跌进‘羊谷’岩死了，廷忠和则丰他们几个人帮她去弄回来。”

“哼！”韦大娘用鼻子哼了一声，马上脸色变得十分嫉恨。“村里那样多男人，为什么单独找他去？”

“也是廷忠自己好心，愿意去帮人家的。”

“什么好心，就是帮起她来才这样热心吧。”

“大娘，不是这样说。苏嫂来这里找人帮忙，大家见她一个妇道人家有为难事，能忍心不帮忙吗？”

“呵！人家有为难就该帮，自己家的活倒不应该做了？走，跟我回去！”

韦大娘一把抓着福生推着就走，还把小孩手上的芦苇抢过来掷了。福生哇一声哭起来。“哭，你敢哭！”韦大娘威胁着，福生马上把哭声压住了，抽抽噎噎地跟在后面走。

“哎！”赵三伯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莫非真是他两口子的命没给先生合过，现在才是捏不在一起吧？”

赵三伯拿起柴头拨开炭灰，火已经快熄了。天色已经不早，赵三伯也站立起来，伸伸发麻的腿，拿着鱼罩走了。

二

韦廷忠和农则丰从苏嫂家出来，已经半夜了。大半块下弦月挂在橄欖树梢，显得幽暗而冰冷，猫头鹰有时叫一两声，村头誰家的狗从梦中惊醒起来，叫了几声又靜了。只有風掠过，树丛里发出音响。

农则丰連打了两个飽嗝，噴出一股酒气，向韦廷忠問道：“你看出来沒有？”

“看出什么？”韦廷忠两手籠在袖筒里，抱着根木杠，縮个頸子，不在意地应了一声。

“我看，苏嫂这只牛跌到那个地方，有点怪：岩边边上一棵草也沒有长，全是小石子，牛走到那边去啃什么呀？”

“你这个家伙真尖，看的倒挺仔細！”

“莽張飞，粗中有細嘛！”农则丰得意地說。

韦廷忠沒有再答腔。两人靜靜地走了几步，农则丰又放心不下似的說：

“是不是有人把牛推下岩去？”

“不会吧。誰能那样狠心，做出这么丧天害理的事。”

“都跟你这样老实当然不会罗。可是，人心隔肚皮，什么人沒有。”

“把牛推下岩去，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誰知道，說不定跟苏嫂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嘛。再說，山